



上海

Shanghai 闲话 交关

Xianhua Jiaoguan

薛理勇 著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

上海

Shanghai 闲话交关

XianhuaJiaoguan

薛理勇 著

样-书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闲话交关/薛理勇著. —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07. 10

(上海书系)

ISBN 978 - 7 - 5326 - 2303 - 7

I. 上... II. 薛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91840 号

出 版 人 张 晓 敏

上海闲话交关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发行
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
(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)
电话: 021—62472088

www. ewen. cc www. cishu. com. cn

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10 × 1070 1/16 印张 15.5 插页 5 字数 211 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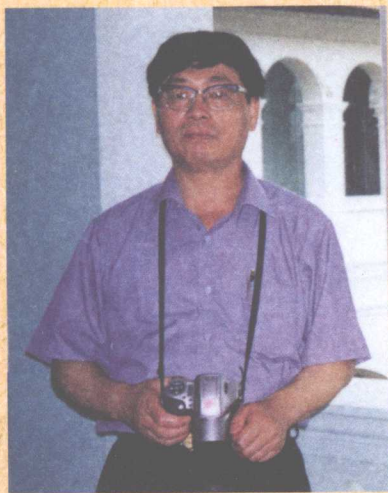
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26 - 2303 - 7/K · 446

定价: 25.00 元

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

联系电话: 021—55032807



薛理勇，祖籍福建省福清市。1947年出生于上海。

长期任职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，从事上海历史、中华文化史、风俗史研究。主要社会职务有：上海市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、上海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、上海地名学会常务理事、上海道教协会常务理事等，并担任SMG纪实频道嘉宾主持。已出版的著作有：《文以兴游——豫园楹联碑刻赏析》、《上海路名地名拾趣》、《上海滩地名掌故》、《上海沧桑百年》、《上海俗语切口》、《上海妓女史》、《外滩万国建筑博览》、《上海老城厢史话》、《上海老学校》、《上海闲话》、《上海闲话碎语》、《上海租界史话》、《外滩的历史和建筑》、《消逝的上海风景线》、《食俗趣话》等，主编《上海文化源流辞典》、《上海掌故辞典》。

[上海书系]

上海 FASHION

程乃珊 / 著 贺友直 / 绘

上海 MEMORY

张乐平 / 图 丁言昭、余 之 / 文

上海闲话碎语

薛理勇 / 著

上海老辰光

管继平 / 主编

上海熟女

何 菲 / 著 张 明 / 摄

上海闲话交关

薛理勇 / 著

上海闺秀

孔明珠 / 著 老皮皮 / 摄

上海街头弄口

仲富兰 / 著

上海老滑稽

杨华生、张振国 / 文 李守白 / 图

上海与壁虎一起纳凉

龚 静 / 著

上海蓝颜

何 菲 / 著

上海老房子里，
点点胭脂红

淳 子 / 著

上海格子间女子

晓 玮 / 著

老上海小百姓

戴敦邦 / 图 沈 寂 / 文

责任编辑：余 岚

装帧设计：杨钟玮

前言

根据语言学理论,使用同一种文字,可以通过文字交流的区域或范围,称为同一语言区,如汉语区、英语区、法语区、拉丁语区等。但是,由于多方面的原因,在同一个语言区里,甲地区与乙地区,乙地区与丙地区的人使用同一种文字,人们可以用文字进行交流,但由于语言发音上的差异而无法直接用语言交流,各地的语言叫作“方言”。方言者,地方性语言之谓也。如广东方言与上海方言有很大的差异,广东人与上海人之间可以用文字进行交流,而难以或无法直接“对话”。

一般讲,京畿或首都总归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中心,也是经济、文化最发达的地方。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有多种方言,首都的语言就是“官方语言”,也是民间讲的“官话”,所以所谓的“方言”往往是针对“官话”而言的。

中国地域辽阔,方言众多。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里,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,是中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最发达的地区。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王朝的首都是建在黄河流域的,如长安、洛阳、开封、北京,所以,西安话、洛阳话、开封话、北京话都曾是中国“官话”,而又由于黄河流域的语言差异不是很大,同属中国的“北方语区”,不是该语言区的“外乡人”是很难区分的,南方人把同乡人使用北方方言讲话讲作“打官腔”,这个“官腔”并不一定是“官僚的腔调”,而是“官话”。

一些语言学家把中国的语言使用归纳和划分为八大语区。今苏南浙北古代属吴地,这一带就是“吴语区”。吴语区的实际区域并无明确的界线。如有的学

者把长江以北的苏北也划为吴语区,也有人把语音、语调、语词与苏南方言比较接近的宁波、绍兴地区方言划出吴语区而归入闽北语区。学者们为之喋喋不休,我们完全不必去轧此闹猛。语言也有“嫌贫爱富”的本性,一个语言区或行政区大多是以该区内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最发达地区的城市语言为该区的标准、典型、代表语言,通俗地讲,省会往往就是这个行政区划里的“官话”。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,苏州曾是吴语区经济、文化最发达的城市。于是,苏州方言就是吴方言的典型和代表,只是到了近代后,上海不仅成为吴语区最大的城市,也成为中国经济、文化之中心,国际性的大都会,现代的吴方言专家们都认为——上海方言是吴语的代表。

我的老家在福建省福清市近海的乡下,语言与福州话相近,老家的人往往以能讲福州话为荣耀,我在江西的樟树、吉安生活过一段时间,也发现当地有身份、有文化的人经常操南昌话讲话。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是地道的上海人,出生于今上海市老城厢的乔家路,他曾对我讲:沙俄时代法语是宫廷语言,贵族以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为自豪的,而早期的上海人,则是以能讲一口流利、标准的苏州话为荣的。时过境迁,如果你去苏州,一定会发现不少苏州人会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,或略带苏州口音的上海话,我总感到,苏州人讲上海话比上海人讲上海话要好听得多。

方言就是地方语言,除了语言学家把中国划分为八大语区外,一般冠以地区名来表示,如北京方言、天津方言、南京方言、苏州方言、上海方言等。流传、使用地方的语言叫“方言”,而流传、使用于某种行业、行当中的特殊的社会性的语言也是“方言”。习惯上把流传于正常行当里的特殊语言叫“行话”,而流传、使用于黑道中的特殊语言则被叫作“黑话”或“切口”。有些或不少原来的行话或切口会从行内、帮内外溢而成为一般性的社会性语言,当这些语言被市民接受而又广为使用后,它又成了地方性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如“包浆”原为古玩业行话,是指古玩在长期把玩过程中在外表生成的一种物质,识别“包浆”是鉴定古玩真伪的

重要手段,当“包浆”一词从行话变成方言词汇时,它除了指本来的意义外,还借喻包装、伪装。又如“巴子”原为帮会切口,指帮内地位低贱的走卒,它外溢成方言词汇后,多指地位低而行为拙劣的人。

近代以后上海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,大量的流动人口对上海方言产生巨大的冲击力,使上海方言发生变化,城市里各行各业的行话不断外溢,使上海方言的语汇迅速增加又快速变化。所以,通过研究上海语言变化也是研究上海变迁、发展的手段和方法。

2005年拙著《上海闲话碎语》由上海辞书出版社正式出版,据说反响不错。责任编辑余岚女士希望我再写续本,经过半年的笔耕,总算可以交稿了,取书名《上海闲话交关》,“交关”在沪方言中即“很多”、“许多”的意思,也有“太多”的意思,这“闲话交关”也许可以译成“废话太多”。

本书收录的不少方言语词所表述的本质是情态的、抽象的东西,配画是十分困难的。曹兴旺君是我的老朋友,我们在做东方明珠电视塔内的“上海城市发展陈列”时就有良好的合作,我出文稿,他出图稿并负责监造的“老城厢风情”展厅获得较高的评价。当我提出希望在《上海闲话交关》中配图时,他立即同意,并付诸实施。所以在此对曹兴旺君表示感谢。余岚女士与我有过多次合作,而这次她又帮我挑走了许多琐碎的事务,也向她表示由衷的感谢。

薛理勇写于秋月风舍

2006年9月22日

目录

前言

上海·闲话交关

侬 / 2

嗲和作 / 6

“叛 yà 摸摸”中的 yà 该怎么写 / 9

退有余,补不足曰“找” / 12

上海人称漂亮为“嬲” / 15

“赵”侬没商量 / 17

山东 qiāng 饼与“包脚布” / 22

炒黄豆,炒黄豆,炒好黄豆翻跟斗 / 26

卖洋三千 / 28

沪语中的“马子” / 31

八字还旡一撇 / 34

白相和打 bǎng / 36



呆人看鲜秤 / 39

大舞台对过——天晓得 / 42

勿入调和吮腔调 / 45

挑绷绷会落雨格 / 48

“七国里贩马，八国里贩牛”的

“阿木林” / 51

掳木梢与装棒头 / 54

凿轮胎朋友 / 58

轧户口米 / 61

“江北人”为“法国人”的来由 / 64

江西人补碗——自顾自 / 67

冬瓜缠了茄亩里与青茄子落坑缸半升俏 / 70

眼睛一眨，老哺鸡变鸭(!) / 74

石库门何以叫“石库门” / 76

老娘舅与小爷叔 / 78

额骨头碰到天花板 焐头触到哈尔滨 / 80

张木匠拉伢子 崇明人阿爹 蜡烛店小开 棉

花店老板娘 / 84

上海·往事记忆

小菜场的故事 / 88

《沪谚》食谚录 / 94

一百年前上海中西菜价位 / 99

上海素餐馆的变迁 / 109



从饭馆街到沙市路饮食街 / 113
旧时上海的“竞渡” / 117
上海人“打弹子” / 123
西方跳舞传入上海 / 129
1885 年上海就有了大象 / 137
百年前海上女性时尚 / 140
解读一份民国元年的租房契约 / 148
上海出现第一台蒸汽压路机 / 151
旧上海的交通规则 / 154
旧上海的民航事业 / 162
以前的上海钱怎么用 / 169
旧上海的代价币和代价券 / 176
上海的“水龙会”与救火会 / 182
旧上海的彩票 / 188
旧上海的月份牌 / 196
旧时上海的照相 / 199
旧上海的博物馆 / 207

老上海的庙会 / 215
四眼狗与大块头——《玄空经》摘
录 / 222
明清时期的上海娼妓 / 226



上海·闲话交关



依

上海话中第二人称单数的“你”一般讲和写作“侬”(nóng),复数的“你们”讲作ná,辞书里找不到这个字,后来人们就造了一个“侬”字来替用。“侬屋里还有啥人”可以理解为“你们家中还有谁”,但上海人拿腔拿调地讲“谢谢侬一家门”可绝不是“谢谢你们全家”,而是谢绝,请你们帮个忙,千万不要再瞎掺和,添乱子的意思了。

“依”在汉字中是一个最不稳定的词,因为它既可以当作第一人称的“我”,第二人称的“你”,又可以当作第三人称的“他”,稍不留神,你就分不清“你”、“我”、“他”了。所以想弄清楚“依”字,也有点“谢谢侬一家门”之感了。

《晋书·会稽王道子传》:“道子颌曰:‘依知依知。’”译成白话就是:“道子点头说:我知我知。”在古籍中“依”作为“我”释的例子最多,不妨列举如下:

高阁群公莫忌依,依心不在宦名中。

——唐·韩偓《此翁》诗

奴家生得好仪容,月殿姮娥也赛不过依。

——明·汪绫《春芜记·宴赏》

依今葬花人笑痴,他年葬依知是谁。

——《红楼梦》“黛玉葬花”

怪道依来凭吊日,岸花焦灼尚余红。

——秋瑾《赤壁怀古》诗



他年一舸鸂夷去，应记侬家旧住西。

——宋·苏轼《次韵代留别》诗

“依”也作“你”。举例如下：

当曙与未曙，百鸟啼窗前。

独眠抱被叹，忆我怀中依。

——包明月《前溪歌》

劝郎莫上南高峰，劝依莫上北高峰。

——元·杨维桢《西湖竹枝歌》

“依”又可以作“他(它)”。举例如下：

出处殊途听所安，山林何得贱衣冠。

华歆一掷金随重，大是渠侬被眼谩。

——金·元好问《论诗》

“依”又同“人”。举例如下：

鸡亭故侬去，九里新侬还。

——《寻阳乐》

“吴依软语”是至今仍在使用的谚语，不过大多数人不能正确理解这个词的意义，实际上这里的“依”即“人”，所谓“吴依软语”就是“吴人软语”，即吴地的人讲话语气文雅、语调柔软的意思。“隔艇茶香知楚客，连罾鱼熟总吴音”，“奴子入吴学细唾，依音侬舌字全生”。后来“依”与“吴”相同，“依音”就等于“吴音”了。

现在的上海仍流传这样一句话——“宁可与苏州人相骂，也勿愿与宁波人叙话”，苏州人是“吴依软语”的代表，即使在吵架时，语言依然幽雅文静、文质彬彬，而宁波人讲话是“圆（音近 sé，吴方言硬的意思）骨铁硬”的，平和的朋友间叙话，常常会被旁人误解为在吵相骂。

从以上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，“依”在古汉语中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字，其作为人称代词，可以作第一人称的“我”，第二人称的“你”，第三人称的“他”，还可作为泛指的人称代词——“人”解。

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中没有收录“依”字，可以推断在许慎的年代没有“依”字，或者许慎没有看到过“依”字。《说文解字》收有“农”字，它的释义与“农民”、“农业”之“农”是一样的。清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》：“《庄子》：‘让王石户之农。’李注：‘农，人也。’”可见“农”“依”与“人”在古代的发声是相近的。

“依”与“人”同义，于是许多词就容易理解了。清人翟灏《通俗编》卷十八：“《乐府》子夜等歌，用依字特多，若‘郎来就依喜，郎唤依底为’之类。案：吴俗自称‘我依’，指他人亦曰‘渠依’。”古代吴地的区域很大，吴方言区的范围也不小，至

少相当于今天苏南浙北的区域，在吴方言区的浙江宁波、绍兴方言中，第一人称单数的“我”和复数的“我们”都讲如“鹤糯”；而第二、第三人称的“你”、“你们”、“他”、“他们”则均讲如“其糯”（须用吴方言念）。实际上，所谓的“鹤糯”就是“我依”的宁波方言音读，而“其糯”就是“其依”的方言音读。如我们把“依”等同“人”，就可以知道，“鹤糯”=“我依”=“我人”；“其糯”=“渠依”=“其人”。

“人”在作人称代词时是不稳定的，它可以是第一人称的“我”、“我们”，可以是第二人称的“你”、“你们”，也可以是第三人称的“他”、“他们”。所以，古文献中的“依”作为人称代词时就可以指——你、我、他。只是吴方言多以“依”作第二人称的“你”而已。



嗲和作

“嗲”(音近 diā)与“作”(沪音近 zò)在吴方言中是使用频率很高的词,也是很有特色和个性的词,也可以讲是一对活宝,它们既是近义词,又可以算为反义词。“嗲”的词义较广,小女人的娇气、妩媚可以讲作“嗲”。苏州人讲话细声细气,而宁波人讲话囡(音近 sé)骨铁硬,于是沪上有“苏州嗲妹妹”,“宁可与苏州人吵架,不可与宁波人讲张”之谚;小孩向大人、小女人向大男人表示出小鸟依人、百般妩媚则讲作“发嗲”、“嗲声嗲气”。“嗲”又可以当作“好”,如“依迭件衣裳嗲来,穿了依身上邪气大气”,这里的“嗲”即“嬾”、“好”。

我在做《往事》节目时,著名笑星王汝刚先生有一天突然发问:“吴方言为什么把妩媚、嬾讲作‘嗲’?”我是这样解释的:“苏州人称父亲为‘爹爹’,小女孩欢喜对父亲撒娇,缠在父亲身上,不停地叫‘爹爹,爹爹’,实际上父亲也喜欢小女孩撒娇,但是遇上有一天父亲很忙或心情不好,小女孩又撒娇过了头,硬缠着父亲,不停地叫‘爹爹’,父亲就会发怒地讲‘爹爹,爹爹,爹什么爹’。语言中的‘爹爹’是父亲,而‘爹’即责怪小孩撒娇。后来为示区分,又在‘爹’字旁加了一个‘口’而成了‘嗲’。”王汝刚十分赞同我的分析,我也认为这一解释合乎情理。

物极必反,如果嗲发过了头,就会令人生烦,令人讨厌,就变成了“作”,上海人指责女人太“作”,常讲:“迭只女人‘作’来要死,伊拉老公被伊‘作’得来屋里也勿想蹲。”常用的词有“作天作地”、“作死作活”等,如范小青《光圈》:“蒋伯行吃续